

西蒙諾夫著

在皮特撒姆路上

——

西蒙諾夫 著

在皮特撒姆路上

——戰地記者隨筆——

萬國書籍出版

一九四六年。哈爾濱



57435

目次

在皮特撒姆路上..... 三

共同的語言..... 一一

在挪威底山巖間..... 一七

節日的前夜..... 二七

第三個副官..... 三四

在皮特撒姆路上

他們究竟是怎樣出現於德軍後方的呢，——這是德軍始終莫明其妙的。是從海上來的麼？可是，在巴林薩沃海上，無論前天夜間或昨天夜間，都有非常厲害的颶風刮着。

是從天空來的麼？可是，在天空中，一連三晝夜，都是大雪紛紛。

是沿着陸路，經過德軍陣地來的麼？可是，在德軍陣地上，到處都有哨兵警戒着，且已有三夜未聞一次槍聲。

總之，德寇未曾知道，且迄今都不知道邊防連究竟是如何在其後方出現，並於這天夜間在由海岸直至皮特撒姆路上一帶鬧出了一場如此轟烈的事情。

既然德寇迄今尚不知道這一點，那末我們也就不必查問邊防戰士究竟是如何，且經由何處通過的了。他們之所以不愧為邊防戰士，也就是因為他們能到處通行哩。

無論如何，有一百五十名邊防戰士和二十名工兵，竟於今晚十點鐘的時候出現於德寇深後方——蓋遍冰雪的岩溝中了。此地距由皮特撒姆往前線去的汽車路總共已只有幾個公里。

雪在降着。先頭偵探兵由雪深及腰的岩溝中爬到一塊磐石上，從這裏已可看見大路了。他們在這塊荒涼的磐石上，受怒吼的狂風吹打，勉強溫暖着凍僵了的手指，竟毫無動靜

地伏待了三小時。

此地戰線幾乎是已靠近邊界的，而他們熟悉這一地段，又可說是瞭如指掌的。

在雲霧騰騰的黑夜裏，無限錯雜堆積的磐石，使人迷失方向，而爲要走上大路，又須徹底依照所指定的時間和地點。既不容遲延半小時，亦不許遠走半公里。一切都依此爲轉移。

偵探兵應於烏漆的黑暗中，探知橋樑所在地——這次出征底最終目標。

幸虧德寇在這時幫助了偵探兵，因爲德寇在一個地方把幾輛汽車開慢了，汽車上的燈光片刻止動，靜止的光綫射到了大路上。然後這幾輛汽車又向前駛去了。目光敏銳的偵探兵在此燈光閃照的一剎那間，已看清橋欄和橋板了。

偵探兵報知了探得的消息。至夜一時，整個隊伍都已臥在偵探隊近旁，伏臥於距大路不過一公里遠的磐石近旁了。

政治委員和指揮官將人員分配好了：政治指導員先金，中尉葉公諾夫以及工兵列比傑夫前往橋樑；中尉雅庫石夫前往土屋，因爲在橋樑附近一定有幾所土屋；中尉索羅科拉德前往大路，以便阻截那些駛往橋樑的汽車；其餘各人留在後面，待完成任務後掩護退路，對付追擊的敵人。

他們靜悄悄地用連環方式將命令互相傳達了。於是，四個一聲不響的穿着掩蔽袍而幾乎毫無形跡的小隊，就同時靜悄悄地沿着雪坡溜下去。過一分鐘後，在磐石上已空無一人了。

政治指導員先金，中尉葉公諾夫以及工兵列比傑夫，皆以鎮靜見長，所以此時被派率隊前往橋樑。

現在諸事皆賴此三人態度鎮靜爲轉移。他們在未走近橋樑時是無權開槍的。而如果他們在途中碰見哨兵，遇見汽車，看見土屋時，又當如何辦呢？這要由他們自己去應付。他們儘可既碰見哨兵，又遇見汽車，但第一槍總是只有在距橋不過五十米遠的地方才可開放的。他們對此是應負完全責任的。

先金担任指揮。行至距橋五百米遠的地方，他果然碰見了一所土屋。他靜悄悄地由部隊中分出一部分戰士，使其留在土屋門旁，臥待槍聲。其餘諸人繼續前進。

行至距橋樑二百米遠的地方，在路旁又遇見三所土屋。於是又靜悄悄地由部隊中分出一部分戰士，使其匍匐爬到土屋近旁。

其餘諸人逕向橋樑方面開去。邊防戰士沿途每逢高坡溝道都盡力幫助那些背着貴重炸藥重擔的工兵。

已走到距橋樑只有五十米遠的地方了，已可看出哨兵底黑影來了。當走在前面的中士德科夫碰着那幾所掘在橋樑近旁的土屋時，就有一個德國兵忽然從土堆後面跳出來叫道：

——站住！

德科夫立即跪放了一槍。德國兵也開槍了。雙方都沒有射中目標。射來的槍彈直由德科夫頭上飛過。他取出一顆手榴彈向德國兵擲去。然後，他向前跑走數步以後，又向土屋正在開着的門內擲了兩顆手榴彈，隨即奔向橋樑去了。

邊防戰士葉福塞也夫衝向第二所土屋，將門一把拉開，見屋中人滿，即擬以手榴彈擊之。

，但因手榴彈纏在腰帶上，不能立刻解下，於是又將門向裏面關上，並以膝腿抵之。然後就把手榴彈解下，又開門逕向那些喧嚷叫號，胡亂開槍射擊的德寇擲去。葉福塞也夫在此地沒有多停，即奔向橋樑去，且跑且射，以應敵人追擊。但子彈匣已空，當葉福塞也夫將其取下而想換以新子彈匣時，已有兩個哨兵從橋樑跟前迎面跳出。又聽到一種在駭得魂不附體時發出的喊聲：『站住！站住！』，接着又是一陣槍聲。於是葉福塞也夫就一把舉起空子彈匣，高喊着『留心手榴彈呀！』而將空子彈匣向德國哨兵擲去了。哨兵信以為真，立即伏臥於地。這一轉瞬時間，已使葉福塞也夫有充分機會裝上新子彈匣，隨即開槍掃射那些又站立起來的哨兵，並繼續奔向橋樑去。

在開槍射擊的火光下，看見還有兩個哨兵經過橋樑逃向對面去。再放一槍，其中一人就兩手一伸而滾到橋欄外面，倒到黑水裏去了。

往橋上去的路打開了。

——工兵上橋！——中尉列比傑夫命令道。於是六名工兵就冒着彈雨跑上第一拱橋了。槍聲從四面八方亂響起來：從後面聽到手榴彈爆發聲——是土屋被炸毀了。對岸有德國自動槍拚命掃射。

工兵伏臥在橋板上，用凍得不受使用的手指將炸藥包纏上去。

邊防戰士臥在橋樑近旁的叢石後面，用自動槍掃射每一個出現的德國兵士。他們無論如何都須將該地保持到五分鐘。在這悠久的五分鐘內，工兵要以不受使用的手

指將炸藥包纏上去，點燃引火器，至少也要炸翻一個橋拱。

從後面又聽到很多爆炸聲，——這是索維科拉德與雅庫石夫在大路上炸毀土屋和燒燬汽車的聲音。爆炸聲轟鳴不息。可是，最主要的，近處的能震破耳膜的爆炸聲尚沒有聽到。驟然間，在音波還沒有達到人們耳鼓以前，一種巨大的空氣壓力已把所有一切人們都震動了。使人聾啞的轟鳴，短促的紅光一閃，濃厚如漆的，甚至在這黑暗天空中都可見的烏烟。

——已被炸毀了！——工兵靠近政治指導員先金耳朵喊道。——橋樑已被炸毀了！——他由地上抓起一把雪來擦着自己紅熱汗淋的臉又說道。

於是他們就離開橋樑而退走了，用手榴彈給自己開闢道路，沿途毀滅那些殘存的土屋。從大路右邊，還有機關槍時常掃射着，還聽到爆炸聲。顯然，第二第三兩隊尚未完結自己的工作。

的確，在那裏還進行着戰鬥。

當雅庫石夫與索維科拉德率領所部隊鑽出林緣時，看見大路旁邊的隙地上有一批德國軍隊停駐着，其服裝黑褐，所以在雪地上特別現形。其中有吸烟者，有談話者，有不堪寒冷而手舞足蹈者，形狀甚為狼狽。

邊防戰士等候着。從左邊，從橋樑方面，還未聽到任何響聲。

德國兵士已近在咫尺了。但最主要的是舉止堅定。先要把橋樑結束，然後才與這些臨死

在此走動交談的德寇算賬。

終於從左邊聽到槍響了。這就是顯德科夫被德國哨兵發現時跪放的第一顆子彈聲音。德寇一聽到槍聲，就在隙地上亂竄起來。

索羅科拉德與雅庫石夫立即命令自己的邊防戰士開火。第一批手榴彈已飛到德寇羣中。中彈倒地者約近十人，餘者竄逃。邊防戰士乘勢追擊，衝上大路。

從背後聽到槍聲。雅庫石夫回頭一望，看見在大路上與灌木林間有土房數所。先前，由大路對方是看不見這些土屋的，而此刻則已可顯然看見其窗戶及由其門隙中透出的燈光了。雅庫石夫立即把自己的一排戰士調轉過來，奔向前去。一剎那間，手榴彈已飛進窗戶去了。各土屋內的敵人手忙腳亂，其中有幾個土屋竟亂射起來。上等兵鮑卡切夫最先攀緣到一所大土屋頂上，欲將手榴彈投進烟窗中去。但烟窗很高且有頂蓋，所以不便投入。於是他就用力抱着烟窗而將其拔出來投之於地，隨即朝缺口內投入兩顆手榴彈。土屋應聲炸毀，瀟鮑卡切夫也由屋頂上被拋下地來了。

此時，鮑卡切夫手中尚剩有一顆手榴彈。於是，他又跑到另一個土屋門前，由門隙中看見有一個德國軍官一隻手提着油燈，另一隻手拿着手槍站在屋內。鮑卡切夫用力把門一拉，甚至把門斗也拉斷了，隨即投入手榴彈一枚。軍官中彈倒地，傾注在地板上的燈油燃燒起來了。

從某些土屋中還有敵人在放槍射擊着。邊防戰士或向其烟窗內投擲手榴彈，或揭開屋頂

上的木板後用自動槍朝屋內掃射。

忽有一人竟不能自禁而喊道：『烏拉！』於是就用衝鋒去佔領那些剩下的土屋，只聽得轟鳴的爆炸聲和被衝破的門戶迸裂聲。索羅科拉德所部一排戰士在大路上炸毀數輛汽車後，也奔向土屋來了。

有個別德寇由土屋中逃出，但那些站在灌木林中，在火焰照射下能看清每一個人的邊防戰士，却對這些逃出來的敵人一一射殺着。只見他們將兩手一伸就倒下了。其中有很多人還只來得及穿上襯衣和戴上綑盔。其中有一個人，大概是已學會幾句俄文的，乃發音訛亂地嗚聲喊道：

——羅斯，羅斯，不要開槍！你們在做什麼呢？這樣是不行的呵。

在這種叫聲中，表現出喪魂失魄者深夜怕死呼救的狼狽心理。

邊防戰士到處，——朝門窗裏面，在白雲掩蓋的隙地上面，朝汽車中間——掃射着德寇。用手榴彈炸毀其汽車，用穿甲彈擊破其發動機。因有這一切轟鳴和炸聲，幾乎未聽到從左邊，從橋樑方面發出的爆炸聲。

這種爆炸聲就是要開始退出的信號。

於是邊防戰士就迅速由大路上退往森林中去，退往凹地和山溝中去，同時並不停止射擊。此刻，主要任務已由機關槍射手來負擔了。而他們就臥在路旁叢石後面掩護退路。

最後退走的是機關槍射手特羅寧。他一直掃射到近旁的人都已退完了的時候為止。然後

他才去追蹤尋找自己的隊伍。正行走間，忽然有四架自動槍從某一所先前未曾發覺的土屋中同時放槍射來。

特羅寧於是將兩腿散開，很自如地臥在一株北方矮樺樹幹下開槍射擊。他循着敵人的彈道綫看清了自動槍所在的地點。先前臥待的邊防戰士，現時已在自己的機關槍掩護下繼續退走了。特羅寧爲節省子彈起見，只用短排子彈放射着。所有那四架自動槍把他發覺以後，就朝他拚命射擊，甚至把他所臥附的那株樺樹上的一切樹枝都盡行擊落在他背上了。特羅寧假裝已被擊斃，伏臥於雪中，同時將手榴彈置於腰間以備不測。

過一分鐘後，就寂然無聲了。那時，距他四十米遠遠的一所土屋忽然打開了門。有德寇數人向外面探望了一下。其中有兩人已被特羅寧在那所土屋內面的燈光照射下看清了。於是他就連放掃射，兩名德寇中彈倒地，其餘二人則急忙將門關上，又開起槍來。那時，他就離開他那挺機關槍而沿着雪地爬向那所土屋去了。

當他已爬到土屋跟前時，德寇還繼續向着那挺已被拋棄的機關槍方面掃射着。他攀上屋頂後，就接連向屋內投了三顆手榴彈，於是屋中就完全平靜了。

然後他又回轉去把他那挺機關槍担在肩上，並去追趕自己的隊伍了。他迷失了道路，直至黎明時分，從雲霧中現出的淡白的北極星才將他引向大路。

邊防戰士通夜攀巖過洞，向歸隊地點行進。他們且退且射，沿途割斷遇見的電線。清晨，他們在一塊很高的磐石下面的深溝中集合了；特羅寧最後趕到；有兩個人是在土

屋近旁的戰鬥中犧牲了；有兩個人匆忙綁好創傷後，就咬緊牙關而自行行走至歸隊地點了；其餘的人雖備受寒冷和疲憊已極，然皆健全無恙。

留在後面的，只有已被炸毀的一座橋樑，三所房子，十九所土屋，十來輛汽車，以及二百具血流遍體而胡亂橫臥在雪地上的寇賊屍體。

政治委員普維合洛夫和指揮官李虎升檢閱了自己的隊伍。過半小時後，在磐石那裏已空無一人了。留下的是寂靜的空洞的深溝。紛紛的細雪掩沒了行人踪跡。神出鬼沒的邊防戰士之驟然消失，亦如其驟然出現一樣，是經由那只有他們知道的道路。他們是很熟悉道路的。而他們也就因此才不愧為邊防戰士哩。

共同的語言

我們最初是在空中看見他們的。當時德寇又企圖對該城市實行大規模的空襲，這自戰爭開始以來已是第三次了。可是，連一架「容克爾斯」也未能飛進城來。却都墜落到城郊很遠以外的山巖中去了。

一羣「鐵鷹」作戰以後歸來時，從我們頭上飛過，隨同它們飛行的，有幾架是我們不認識的，帶着雜色圓圈標記的飛機。這原來是英國驅逐機。

次日早晨，我們到了飛機場，看見英國飛機已與我國飛機並列着。

飛機場四周皆山，原是在山巖上鑿出的場子。停機棚緊貼於磐石，是用土壤、乾草和石

塊掩蓋着的。各飛機師都穿着飛行衣服，佩着救生帶，各自巡立於自己的「鶴里克銀」面前，準備着隨時奉令出發。

細小的初雪在空中飛舞着。有幾位英國技師集合在飛機場中間進行着猛烈的足球比賽。

很多飛機師都佩帶有刻着「W」字樣的青銅領章，表明他們是志願軍人；其他各人則帶着繙有「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字樣的袖巾。這裏有來自世界各方的人。身材魁梧，體格堅強，頭髮斑白，而如古銅的指揮官——依什爾武德中校，自己就是在新西蘭生長的。

戰爭使他離開家鄉，飄流到這萬里遙遠的遠北地方來。但是，他這位老軍人却對此感覺滿意。

他是已服務多年的飛機試驗師，凡英國人現在世界各處駕駛的飛機，都是由他在空中試驗過的。高等航空獎章——「愛爾富爾斯、克拉斯」勳章底紅綾佩帶，點綴着他那樸素的灰色軍服。他曾飛行於蘇丹、緬甸、埃及、法國和阿比西尼亞。現在又飛到了此地，這是軍人的友誼和軍人的敵愾同仇把他吸引到此地來的。

他帶着自豪神情談論着，說在此地，在他「羽翼」下，有大不列顛各國的飛機師：有澳大利亞人和加拿大人，有羅特西亞人，有南非聯邦人和西印度人，有蘇格蘭人、威爾斯人以及愛爾蘭人。

他們大家都在這裏和那些可惡的「日爾曼」——這是英國飛機師在彼此談話時對德寇的稱呼——作戰，並且戰得很好。

——我們在這裏也如同在自己英國一樣作戰，——依什爾武德說道，——受你們的將軍指揮來與你們的驅逐團並排作戰，你如果要下筆記載，就請你寫吧，我是非常高興在如你們的將軍這樣富有經驗的勇敢軍人指揮下作戰的。我還在英國時，就已很欽佩俄國人民英勇的鬥爭。而現在我自己竟協同他們一齊作戰，這實在使我愉快非常。在地上的時候，我們和我們的飛機師是用不同的語言談話的，而當我們一齊飛到空中的時候，却就馬上找到共同的語言了，而這是最重要的。

而這確實是最重要的。英國人在地上是不愛說話的。曾擊落十餘架「日爾里」的那個連隊指揮官，是一個少校，他在回答如何作成此事的問題時，略加思索後，就毫不動容地簡直說道：

——我們很僥倖，正值我們飛上去的時候，「日爾里」也在這個時候飛上去並也飛到這個空中。他們不過是因遭遇這個雙重湊合的厄運而犧牲掉狗命罷了。不過如次而已。

不過如此而已。這句話已成了我國飛機師和英國飛機師間的國際語句。他們彼此都是一樣不愛敘述詳細節的。「飛上去了，擊落了，回來了——不過如此而已」。

如果你想知道我國飛機師豐功偉績，那你就須去問英國人，他們在這個時候一定會拋棄其不愛說話的習慣，却會滔滔不斷地詳細敘說他們的俄國朋友和鄰人如何作戰的情景。

同樣，如果你想知道英國人底工作情形，那就請你來問我國飛機師。
他們將會向你敘說，上尉盧克斯在空戰正酣時會如何飛進「墨色爾石米特」密集處去，

獨自與九架敵機作戰，他是如何決鬥，如何下降，由三千米遠高的空中降自海面，如何擊落了一架「墨色爾石米特」，又擊傷了另一架的情形。他們將會告訴你說，少校米烈爾率領六架飛機練習時，一看見有十四架「容克爾斯」從頭上經過飛向飛機場，就迅速地飛去衝擊它們，結果擊落了三架，並將其餘各架都趕走了。

他們將會告訴你說，當飛機場遭遇意外轟炸時，飛機師鮑石與郝武明斯冒着敵轟彈炸而乘上自己的飛機，在飛機場上繞過許多炸坑而飛到空中去迎戰。

關於所有這一切，我們那些與英國人在遠北地區，在巴林磋沃海冷水上，在北極地帶荒涼石礁上共同作戰的驅逐機師，將會詳細告訴你的。

同時，我們的轟炸機師會以尊敬的态度和感激戰友的誠意來補充敘述英國驅逐機師在他們飛去襲擊敵人後方時護送他們的情形：英國驅逐機師在任何情形下都不離開轟炸機；他們把它送到轟炸地點後，在敵人高射砲殘酷的砲火下等待着它，一步也不離開它，却應付法西斯驅逐機的一切衝擊，然後又將已擲下炸彈的轟炸機領回飛機場來。

這種尊敬態度是相互的。英國人極其稱讚轟炸機師。拿生命去冒險，總是不容易的。但他們却甘願如此冒險，因為他們知道，在這裏拿生命去冒險是不會沒有結果的。他們知道，他們所護送的蘇聯轟炸機，無論在什麼砲火下，無論遇着什麼天氣，都是會達到目標並將其消滅的。

——我只有這一點不能表示贊同，——早已現出笑容的少校米烈爾說道。

——不能贊同什麼呢？

——不能贊同你們的高射砲。他們有時射得非常準確，竟使我們無事可作。但最後一次，——他補充說道，——我已與他們成了朋友。當時，天空烏雲密布，我們沒有看見『日爾里』，而你們的高射砲却射得如此準確，過一分鐘後，就以其爆炸的火光幫助我們找到那些隱藏着的敵人了。

飛機師在宿舍裏吸煙，喝茶，圍爐談天。

軍人的命運把英國人拋到了遼遠的北方。但軍人是特別酷愛故鄉的，所以他們也隨身帶來了一點英國縮影。在宿舍裏有留聲機演奏着英國歌曲。在指揮處行軍電話箱上面，用大字母寫着有一個英文標題。

我們就請他們將這個標題翻譯給我們聽聽。

上尉科達本微笑了。

——這是很難翻譯的，——他說道，——這裏寫的是倫敦一個著名警察所底名稱，在這個警察所裏，一切醉鬼，上自總長，下至無賴，都可找得安身之處。而我們在此地所指的，是所有一切『日爾里』，上自『容克爾斯』，下至『墨色爾石米特』，都一定會在我們這個地方找得永久葬身之地。

英國人是帶着笑容作戰的。他們在稍微閒暇的時刻也很喜歡談諧一下。在這個標題上很表示出英國那種傳統的，泰然自若的諷刺。

這類的諷刺也表現於貼在牆壁上的一張漫畫上。這張漫畫描寫着那位身材高大的盧克斯上尉坐在飛機內露出其為飛機所不能容納的長腿，追逐着幾架「日爾里」。在這張漫畫近旁掛着一張大紙；上面很整齊地寫着已被擊落並已經證實的德國飛機數目，以及雖被擊落但尚未證實的德國飛機數目。在這個完全正式的文件下邊畫着一個玻璃瓶子。水從上面向瓶口裡滴着，瓶內已滴滿三分之一。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作『總結』的瓶子。我們所擊落的還不多。所以在瓶內所積的水尚少。我們應當在此地把這個瓶子盛滿。當這個畫成的瓶子盛滿水的時候，我們將為這件事情來飲另一瓶真正的酒。——中校依什爾武德對於我們的問題這樣答覆道。

中校依什爾武德從烟盒中取出一枝烟捲吸着。

——這是我的妻子，——他伸出烟盒來說道。在烟盒蓋子裏面貼着一張女人相片。——我很久沒有看見她了，我現在已時常抽起烟來，以便時常看見她。如果我們能接到書信，那在這裏就完全好了。我們從英國連一封信也沒有接到。但這並不算什麼要緊。主要的是打仗，而信是將來畢竟會寄到的。

我們離開飛機場回轉的途中，又到過隊長指揮處。

我們向那位隊長問及他對於英國人戰鬥工作的估計怎樣。

——你們問我怎樣估計麼？我對他們的估計是很好的。他們是來到這裏作戰的，他們也

就如同奮不顧身且很守紀律的真正軍人一樣去與敵人決鬥。只有一個缺點，就是他們不喜歡堅壁清野。說是太寂寞了。都要求護送轟炸機並衝擊德寇。但這是共同的缺點。我國的飛機師也是不喜歡堅壁清野的，也要求去衝擊。他們所要求的都是一樣的事情。搶到陣線去與我的鵬鳥一樣作戰。你看，他們又飛向前線去了。

的確，『鐵鷹』與『鶴里克銀』，在空中彼此用着共同語言的俄羅斯飛機師和英吉利飛機師，又從我們頭上高飛過去了。

在挪威底山巖間

——我用腰刀殺第一個，你用腰刀殺第二個，——隊長這樣說，然後就與我並排伏在牆上了。

當門板吱喳一響，一個身材高大，頭髮橙黃的德寇拖着槍走進門時，隊長將身一彎，兩腿散開，一手攀住牆上的鐵環，就把那人一刀砍死了……

說到這裏，黑里斯迪安森靜默片時，啣着小黑烟斗深深吸了一口粗煙。他很久沒有吸煙了，所以現在時常用凍得不受使用的手指裝滿煙斗，擦着一根一根的火柴，津津有味地吸了又吸。他在漁夫半島上一所土屋裏的圍鐵爐旁取暖，他穿着我的襖子和砲兵上尉的褲子，而他自己那套被鹹水浸透的衣服則放在火爐上烘着，發出蘇蘇的響聲。

黑里斯迪安森身長體瘦，頭髮淡黃，面孔被風霜侵得通紅，手掌堅硬，能一連兩晝夜搖

槳不倦，兩腿細長輕便，是走遍了斯基爾克涅斯至挪爾維克的全部海岸的。

他於這天夜間與小學教師斯元森乘着一艘破舊的小船渡過暴風巨浪的巴林薩沃海，時而張帆，時而搖槳，頭過挪威北海岸至漁夫半島間六十里的海程。

他很會說俄國話，因為他是於三十九年以前生在這漁夫半島上的，並且與俄國沿海居民共同捕了不少的魚。可是，甚至就在自己的說話中滲進一些沿海居民的舊土話，他說起話來也還是如同外國人一樣，因為他是挪威人，自十五歲時，就在脫倫典、瓦爾得灣以及其他許多繁盛地方住過，而現在呢，他却只有冒着一被發覺就會遭受絞殺的危險，才可回到這些地方了。

他是昨天夜間渡過來的，他滿臉都長着鬍鬚，而且凍得不堪，可是他很想把他數月以來冒寒漂流於挪威海岸山巖間所看見的一切，趕快訴說出來。

——隊長用腰刀殺死了一個德寇，——他吸了一口烟，又繼續說道，——但是，隊長有一隻腿是於十月間就在瓦爾得灣附近受了傷的，因此，他這隻受過傷的腿一滑，就傾倒下去。於是我就把身子朝他那邊一彎，用腰刀殺死了第二個德寇。然後，我們就將這兩具屍首拖到裏面去，把門緊緊關上了。門很大，很厚，且訂着有層鉄葉，是不容易打開的。

我們四人在屋內走了一遍，就在廚房裏集合起來。我們很清楚地看見，跟隨着先前在進門時被我們暗中殺死的那個人走來的，還有從一輛大汽車上跳下來的十八個德寇，而其餘兩個人則留在汽車上：軍官和汽車夫：

在這個時刻，我們很可惜只有我們四人，而沒有拉爾森在此，因為他一個人可以當四個人用，如果他在此，那我們就是八個人，就能把所有這些德寇都消滅了。

我忙記了向你們叙說拉爾森的故事。他是在我們來到海岸上這所房子三天前犧牲的。他是脫倫典的漁夫，是我們中間最爲隊長所善愛的一個人，因爲這是他所應得的。他是在星期六犧牲的。是的，正是在星期六。這是那天早晨，在距基爾克涅斯三里遠的海里泡村中發生的事情。有一個護林人斯庫烈住在這個村莊裏，我們時常到他家裏去，一方面是由於我們相信他，另一方面是由於我們有時也要烤火取暖，今年的秋天特別寒冷，我們不能經常藏在自己的草棚裏。拉爾森在星期六那天又往斯庫烈家裡去了。原來由基爾克涅斯有兩個人要到他家裏來向我們報告城中的風聲和是否最近會有一般大輪船運兵來此，因爲從脫倫典寄來的信向我們提及這艘輪船的事情。

這兩個人都按時來到了，他們與拉爾森三人同席而坐，斯庫烈也靠近他們坐着。他們吃乾魚喝酒，酒是斯庫烈給他們買來的。然後，他們請斯庫烈暫時出去，因爲他們三人雖相信他，但他不必知道他們所知道的一切。於是斯庫烈就出去了。他三人又坐了半小時，當他們已經準備走出的時候，拉爾森覺得有人在窗戶上面行走。但是窗戶上蓋滿冰雪，由窗戶向外看，是連什麼也看不清楚的。於是，向來都愛親眼看見一切的拉爾森，就把門打得半開而向外面張望了一下。

房子周圍已站滿了德寇。他們拖着大槍，安然站在那裡冷笑，因爲他們知道他們已把房

子包圍了，橫直是連一個人也逃不出去的。

但拉爾森却以為不然。他向從基爾克涅斯來的兩個人喊了一聲，叫他們也跟着他跑。而他自己則開着手槍從德寇近旁跑過去了。這時德寇已不冷笑，也開槍射擊了。其中有一人截住了拉爾森的去路，但拉爾森用刀向其胸膛一刺，又向前跑去了。他們三人已跑到第一層巖石前，再過十幾秒鐘就可隱藏起來了，——然正當這個時候拉爾森背上中了一彈。他倒在雪地上，向那兩個從基爾克涅斯來的人喊道：『你們快跑吧！』。於是那兩個人就繼續向前跑去，因為，如果他們兩人也被打死，那就沒有人報告我們關於那艘由脫倫典運載兵士來此的輪船的消息了。

但拉爾森是個很有力量的人，他抬起身來用兩隻手支持在雪地上坐下，轉臉對着那些向他跑來的德國兵士。德國兵士因想活捉他，已停止射擊了。但拉爾森不願被他們活捉。他身上還有一顆手榴彈，可是很難把它取下來，因為他只為雙手支持於雪地才能坐着。他咬緊牙關，向左邊一歪，暫時只用左手支持身體，而用右手取出手榴彈來了。手榴彈本已裝好，只須搖振一下就夠了。他又用雙手支持着，但此時他有一隻手已拿着手榴彈了。他等候德寇走近身邊來，而當他們已很逼近時，他又提起右手來把手榴彈搖振一下，並不放出手去，却擊在身邊的冰塊上爆裂了。

從基爾克涅斯來的兩個人親眼看見過拉爾森英勇犧牲和德國受傷兵士狼狽叫號的情形。因此，我們知道拉爾森是已經犧牲了，同時還知道從脫倫典開走的那艘大輪船是無論如何也

不會開到基爾克斯來的：

現時在海岸上的土屋裏，已沒有拉爾森與我們一塊了，因此我們只有四個人。我們認定，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土屋裏，他們橫直是會把我們燒死在這裏的。於是，當德寇已走近土屋時，我們就出去對付他們。但我們不是一同出去的。我們只有兩人帶着手槍，而我與隊長所帶的却是腰刀。於是隊長就命令那兩個帶着手槍的人出去站在石牆後邊，並從那裏開槍射擊，一直射到陣亡為止。當他們已被打死的時候，德寇就會以為屋子裏靜寂無人，而跑進門來的；我和隊長將站在門後，每人再用腰刀殺一個德寇，如果我們運氣好，每人就殺他兩個。隊長又惋惜沒有拉爾森與我們一塊。

兩個帶有手槍的人剛走出去站到石牆後邊，馬上就被德寇發現了。但德寇仗人多勢大，並不很感覺害怕。他們開着大槍前進，而我們的兩個人則用手槍射擊，三個德寇還未到牆根近旁，即已中彈倒地。此時，我們為免被敵人發覺起見，已不再向外眺望，而藏在門後了。

在牆後還在繼續射擊，我們已手持腰刀站在門後準備妥當了。但隊長忽然向我命令道：
——黑里斯迪安森！我要獨自一人留在此地，你須聽我命令；不然，我就要把你殺死。

我想起，斯尤森、馬迪森等四人還在海灣近旁那裏等待我們。如果德寇把我們一齊打死，那他們以後就會到海灣那裏去把他們四人打死的，因為我們既然被人叛賣，那末他們也一定被人叛賣了。黑里斯迪安森！我命令你趕快跑。不過你要把自己的腰刀給我。

於是我就把腰刀給了他，而他又把自己的腰刀給了我，並且說道：

——你日後看見我的女兒時，就請你將這把腰刀送給她吧；她是個很好的女孩子。現在，你快跑吧。

於是我就離開隊長，並想着怎樣才可逃跑。我由房子另一方面走出，沿着牆根爬出大門，又沿着牆根爬，然後才踏着雪地跑走。

至於當時在屋子那邊的情形怎樣，我可沒有看見，但是從那裏還聽到有槍聲。當我才開始踏着雪地奔跑時，還沒有被敵人發現。但後來已有人看見我了，看見我的，不是那些已衝進房子中去的兵士，而是留在汽車上的軍官和汽車夫。我回轉頭來看時，分明看見那個軍官將槍放在汽車輪蓋上向我射擊。他一連射了數次，但我僅僅在已跑到海岸邊的時候才知道有一顆子彈射到我的腰部，透過皮外而插入棉襖子了。我沿着海岸跑了一整夜，直到早晨才跑到斯元森諸人在那裏等候我的村莊裏。

我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給他們敘說一遍，於是我們就向前走去，走到海岸上的一座土屋裏，在這個土屋除了我們有時到過之外，已經三年沒住人了。

斯元森曾等待隊長來解決應如何對付斯庫烈的問題。在那天前後，從海里泡村有幾個漁夫來此報告說：斯庫烈把拉爾森叛賣了，他到基爾克渾斯去過，從那裏帶來了一大麻袋白麵，這種白麵只能從德軍城防司令部裏領到，是從任何挪威人家裏都弄不到手的，因為挪威人所有的這種白麵早已全被搶去了。

但是隊長不在此地，於是我們就自動決定了，——因為這並不是什麼難決定的問題。我們幾個人分開了：派兩個人往海里泡去殺斯庫烈。

我們三人——我，斯元森以及馬迪森，——留下來了，因為我們在未與其餘諸人發坐聯繫以前，是無處可去的，我們曾有一隻小划子，當這樣的天氣，是不宜乘之入海的，但我們畢竟將一桶淡水放到小划子裏，以備不測；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是連食糧也會放進去的，但當時我們沒有任何食品。

夜間有一個漁夫從村莊裏跑來告訴我們說，他們曾到過我們與德寇交戰的屋子附近，看見德國兵士如何埋葬五個兵士並在其坟墓上立上了掛有鋼盔的十字架。德國兵士爲此事忙了多時，因爲在那裏遍地都是石塊，他們不得不用刺刀來勉強挖掘。當他們到村莊去找人替他們挖掘時，所有的男子都已離開村莊了，因爲誰也不願意幫助他們埋葬德國兵士。可是，當德寇都走了之後，鄉村居民却跑回來把我們方面的兩個人底屍首埋葬了。

——兩個人變？我向漁夫問道。

——是的，兩個人，——他回答道。

於是我就知道第三個人是逃出來了。

——那兩個人底面貌如何呢？——我想知道隊長是否犧牲，所以這樣問道。

——他們滿臉都長着鬍鬚哩，——漁夫說。

但我們大家都是已因在森林中奔走三個星期之久而長滿鬍鬚的，所以我不能猜知隊長是

否犧牲，而漁夫也不認識他，因為隊長是從遠方，從脫倫典來的。

——他們底面貌究竟怎樣呢？我又問道。

於是漁夫記起一點來了，說其中一人是光頭，且生着很密的鬍鬚。

於是我們就知道我們的隊長已經犧牲了。

——再就是，——漁夫說道，——派我來報告你們，德國軍隊把從海里泡至海岸的全區都包圍了，並由各方面向此地進發來追尋你們。

我們坐下來思索了一回。很想吸煙，可是在挪威已經半年沒有煙了。

那時我們就詢問漁夫，問他們是否有什麼東西可給我們吃。他在衣袋裏摸索了一下，掏出了兩塊乾魚。我們從他手裏拿到這兩塊魚後，就認定，如果我們需要下海的話，那我們算是已有可以支持一日的口糧。當時，我們除兩把菜刀，一把斧頭以及我的一把腰刀而外，是沒有任何其他武器的。所以我們知道，如果德寇來了，我們是無法抗禦他們的。

可是，下海也與送死差不多，不過是從兩條死路中選擇一條罷了。

於是我們就等候明早時辰。天將黎明時，由海岸兩端發現了一股德寇，他們小心地藏藏在石塊後面行進，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們手中沒有槍可射擊。那時我們就走下海岸，坐上划子。當划子還在岸邊時，德寇尚未把我們發覺，而當我們已稍微離開海岸時，他們馬上就發現了我們，並臥在石塊中間開槍向我們射擊起來了。

當時海上的風刮得非常厲害，竟使我們覺得連子彈都給我們刮開了。只有一粒子彈落到

了馬迪森肩膀上，但他一直忍耐到我們已浮至大海時才把此事告訴我們。我們明知此時的海水是我們的坟墓，——但我們不願讓德寇蹂躪我們的軀體，而且大海對於漁夫也是很好的坟墓。

我們有時升起船帆，有時把它降下，有時搖槳，有時又升起船帆。次日，大浪打來了，一下子就把馬迪森掀到水裏去，我們還未及伸手救他，他已沈沒下去，這是由於他受傷過重的關係。

第二天，我與斯元森兩人就浮到此地了。你看，我這雙手已成了什麼樣子；肉皮完全沒有了，而我是很會划船的。這顯然不是由於沒有習慣哩。

黑里斯迪安森長嘆了一口氣，將自己的手看了一下，因為這雙手將很久不能划船，不能張帆了，然後他又將那位躺在他身邊的斯元森推了一下，並向他說了幾句挪威話。

斯元森抬起身來與他並排坐下了。這是一位矮小的老頭子，臉被風吹得漆黑，在鼻上架着一副簡陋的鐵絲框的眼鏡，——這副眼鏡在我們這裏也是老年的小學教師所常戴的。

——如果沒有斯元森與我們一塊，那我們大概不會浮到頭的，——黑里斯迪安森說道。

——斯元森並不是海員，而是一位老練的小學教師，每當我不能再划而想要放下槳來時，他就對我說：「我的小孩子，划到頭吧！我們是一定能浮到頭的。」他和我說起話來，如同對小孩子說話一樣，而他是善於和小孩子說話的。有兩輩挪威人在他教課的學校裏學習過，而這兩輩人都果然成了好人，他們是會來保護保護本身自由的。

我們不由地又仔細看了教師一眼。老頭子用手盤着兩隻腿兒坐着不動，他那對碧色的眼睛是很明亮的，臉上有許多皺紋，如果他沒有這一對眼睛，那就很難把他看成一個青年人。但如

果只看看他的眼睛，那就不能把他看成一個老年人了。

黑里斯迪安森看見我們瞧着這位老人，也就瞧了他一眼。

——當德寇來到我國時，——他說道，——斯元森正在奧斯洛休假，他以後對我們敘述了在那裏開始發生的一切事情。德國領事是很愛打獵的，會時常同我們的國王到沿海森林中去打獵。可是到那一天，當德寇已經來到，而國王已不得不逃往海邊去的時候，那個領事就立刻穿上校軍服，拍在德國軍隊前面去追趕國王去了，因為他是熟悉國王所能逃走的一切大小路徑的。但據說這個領事趕至一所獵人房子附近時，就被一位埋伏在那裏的老獵人用裝上重彈的獵槍射死了。這是否確實，我不得而知，但大概是確實的，因為這是斯元森告訴我們的。他一生無論對小孩子或對成年人，都是只說實話的。

這位老人低着頭兒坐着不動，似乎是在傾聽我們談話一樣。他的頭部有些顫動，令人覺得他時時刻刻都在點頭表示贊同哩。

——這是在挪爾維克事件以後弄成這個樣子的，——黑里斯迪安森說道。——他在挪爾維克時是一個志願軍人，——他在那裏曾有兩次頭部受傷。你們不要以為他很老了。他所以這樣，是由於受過傷，而不是由於年紀老。他很會打槍，若是沿着山巖步行。那他還要趕過我哩。

黑里斯迪安森稍微靜默了一下，隨後又補充說道：

——當我們回到家鄉的時候，他將是我們的隊長。我在這裏如此決定了，而留在家鄉的那些人，則已在那裏如此決定了。的確，我相信，他們一定正是這樣決定了。不過，他們也許以為我們已經淹死了：老實說，當時在海裏漂蕩確實是很危險的：

我們從土屋裏走出來。黑里斯迪安森穿着很厚的棉襖子，挺着寬大的胸膛，迎風站立着。從西邊，從挪威方面，漸漸升起了北極的光芒，儼如一座巨大的光明的橋樑橫亙在天空中，好似是要把站在我國岸上的這兩位孤單的人與他們那個似近而遠的，正隱藏在冬海灰色巨浪後面的祖國連接起來。

節日的前夜

十一月六日傍晚時分，一小隊偵探兵出發到敵人深後方去。

偵探隊長在司令部一間小房內，把全體參加此次出征的人們召集起來訓話。

——根據最近得到的消息，德國軍隊正在此地岸上實行改組隊伍。你們要在夜間登陸，調查其砲兵連及掩護隊是否還駐在北方的海岬上。如果他們不在那裏，就將其一切建築物毀壞，如果他們還在那裏，就把他們連同這一切建築物都一齊消滅。

隊長把所有在場的人們都看了一眼。

——從十一月六日至七日的這一夜，你們要在敵人後方去度。要努力使這一夜可為我們

所慶幸，爲敵人所悲傷。

偵探兵在院子裏排成隊伍，他們都穿着一件白色外衣，所以尚站在這裏雪地上時，就已經幾乎不現形跡了。

在這個節目的句夜，筆者自己也得隊長允許而以普通戰士資格隨隊前往了。

小汽船隨波逐浪，時起時伏。雖然有海水湧進船中，但它畢竟駛得很快，以便使偵探的時間綽綽有餘，一到天色完全黑暗時，就馬上把人們送到岸上去。

隊長劉敦是當過騎兵的，本是一位心情爽快的人，但此刻却帶着鬱鬱不樂的神情眺望那出現於海面上的圓月。

——你看這才是辯證法呀，——他指着那普遍映射於浪濤上的月光說道，——它使你在年輕時代覺得愉快，使你在成年時代覺得悲傷。月亮：成爲我私人的仇敵，迄今已經是第五個月了，而從前他曾……咳，真是不堪追憶呀！

小汽船已在敵人岸邊駛行着。一星期前，我曾親眼看見德寇用榴散彈向我們一隻摩托船轟擊了兩個鐘頭。但現在完全寂靜了。

僅僅在旁邊，在更遠的西方，還可看見一隻驅逐艦向岸上轟轟的炮火微微一閃。

潮水開始退落了。小汽船已駛到一堆礁石跟前，已不能駛得近更於岸邊了。於是就把命名爲可愛的『土吉克』的小划子放到水裏去，從小汽船上用一塊梯板搭在它上面，使它和小汽船連接起來。然後又從小划子上把第二塊梯板逕直搭到水中。因爲第二塊梯板還是不能達

到岸上。於是在小汽船上的水手中間，就有兩個紅色海員未待任何人的命令，即跳下冰冷的海水裏去，站在深及腰部的水中幫助那些待步登陸的偵探兵。

偵探兵往前的行進是務須脚步乾爽輕快的。於是紅色海員像懷抱孩子那樣關切地把他們一一背到岸上去了。這真是既不說話，又不希望感的謝懇切幫助，這是高尚的軍人友誼底一種表現。

波浪沖擊太甚，有許多人——連我也在內——真是運氣不好，竟然兩腳浸透，靴內盛滿了水，但浸腰的危險總算是避免了。我們靜悄悄地在岸上集合以後，就排成長蛇隊形行進。由此地距我們此次出征底目標地點，約有八至十公里之遠，沿途都是蓋滿冰雪的懸崖絕壁。在登岸時所濕透的衣襟，立刻凍硬結冰，一走動起來就蘇蘇地發響。爲要恢復我們所很寶貴的靜寂，我們一面走，一面揉捏着凍硬的衣襟。

走在前面的，是已經到過此地多次的三個人。他們一面行走，一面東眺西望，眺望每一個隙孔，眺望雪地上的每一個黑點，探尋着行人踪跡。但任何行人踪跡都沒有——只有細小的兔子是跡和在雪上有似行人踪跡的條紋，這原來是水獺順着陡坡滾向水裡去的痕跡。

巖石重重堆積着。每由遠方看來，總覺得此地不能運行，但走至跟前時，却又找到某種隙孔或有級，沿着它還可向高處攀援十多個公尺，最壞的是那些平滑滑的，幾乎聳然直立的陡坡，在那裡的巖石上掩蓋着一層平整的冰雪；雪層被大風刮成頑石一樣堅硬，非常滑足，行人偶一不慎，就會順着懸崖滑倒下去，足足墜落十來個公尺。

在我前面走的劉敦，一經滑倒，就立即遠遠墜落下去了。偵探兵何拉布林奔上前去助他時，也沒有站住腳，也滑倒下去了，比劉敦墜落得更遠五公尺左右。當他們兩人已勉強爬上來的時候，忽有一人低聲說道：

——簡直是蘇沃洛夫式的飛渡哩。

在跌交以後跛足行走，但仍然毫不灰心的隊長，聽到此語時，就掉轉頭來一望。

——我禁止使用這個字眼，——他說道。

——爲什麼呢？

——因爲首先應當達到蘇沃洛夫式的成果，然後才配說蘇沃洛夫式的飛渡。

最時，才下令稍微休息一下。我們都躺在有一塊大巖石陰影的雪地上，當時有人看了時表——恰巧是夜間十二點鐘。

十一月七日：

是的，十一月七日，有一人低聲回憶起來，回憶他於去年今夜在特涅普羅彼得洛夫斯克，在自己家鄉裏過節的情景。

在前面遠處的白霧中看見了對面的海岸。在那個很遠的地方，汽車上的燈光忽然閃爍了一下。

——我們的汽車在那裏駛行着，——有一個人說道。

在這個時刻，我們大家都覺得很重要的，是能知道，在我們的岸上，在我們的汽車上坐

着我們自己的人。

結冰的外衣，現在對於我們已很有用處了，因為它直立起來替我們遮開凜冽入骨的寒風。

我們才開始繼續前進時，走在前面的科瓦列夫馬上就碰着交通線了。

這個細電纜是把德軍前方陣地與司令部連接起來的。我們把電線放在石頭上用刀砍斷了，並將其割下了幾公尺，然後就把斷頭踏到雪地裏去了。讓他們來找吧。再往前走一公里的行程中，我們又毫不厭倦地如此作了三四次。

現在離目標地已經不遠了，山高巖堆成的山嶺綿延到遠遠突出海水的尖岬上。我們分成爲三個小隊，從三面繞着高巖爬行，漸漸爬上山頂去了。夜色明亮，除月光而外，還有北極光芒照耀着全山遍野。然而，在三十步以外就看不清在雪上爬行的人們，而好像只是些雪蓋滿了雪的岩石。甚至皮靴和自動槍底黑影，也不致使我們現出一點形跡。在這樣的石叢中，這種黑影儼如突出雪層的石塊一樣。

我們沿着斜坡漸爬漸高。此刻，如果德寇在此，他們在這樣光明的夜間是一定會發現我們的。但一切都寂靜無聲。最後，我們已爬到第一批土屋面前了。按一切標誌來看，駐在這些土屋裏的人們是於一兩天以前離開此地的。屋內掛有提燈和油燈，在用磚瓦砌成的爐灶裏還有未燒完的木柴。在離海岬更近的山巖上有幾所倉庫式的房屋。所有的門戶都關得緊緊的。

有一個人急忙請求『用手榴彈把它炸破』。但是，爲避免過早的聲張起見，劉敦當下就禁止如此動作。他的助手畢札齊采夫帶領幾個戰士，費了十五分鐘的功夫，才用槍柄把門打開。

這幾所房屋果然是倉庫：內面堆有糖糍，麵粉，還有用滲着一半糖糍的麵粉烤成的磚形麵包，是用蓋有德文圖章的透明紙包裹起來的。旁邊還堆有些咖啡袋，蛋粉等物。此外還有細着的酒精瓶。總而言之，在倉庫中是堆有半倉東西的。

離倉庫不遠，在掩蔽物後面，有一尊殘缺的山砲。德寇拋棄了大砲還可使入明白，但拋棄存有糧食的倉庫却就使人驚奇了。德寇當然沒有完全離開此地。他們顯然只在換防，今天或明天就會有新隊伍來到這個空虛地段添防的。就是爲供給這個部隊，才留下了這些費了很多力量經過唯一的羊腸馬道運來的糧食。

這當然是如此。我不由地回憶起前幾天被我們俘虜的那個德軍上尉。我於三天前在司令部裏看見他被審問的情形。他穿着骯髒破亂的大衣和襯衫在那裏坐着，他雖然已在我們這裏吃了兩天飽飯，但他畢竟乘審問者看記錄的時候，偷偷地從衣袋裏掏出他所領得的一份預備的白糖麥，像餓狗一般咬了一口。他一發覺我在看他的眼光，就突然含羞似地張惶起來，——他，德軍中的軍官，大概是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但他畢竟把咬下的一塊白糖吞進喉嚨裏去了。飢餓太久的食慾已厲害得使他不能自制了。

當我看見堆有德軍糧食的倉庫時，我不由地回憶起這個情景來。他們當然是要回此地來

的。如果他們已完全離開此地，那他們就會已把此地所有的一切都刮去，連一掬麵粉，一粒咖啡，也不會留下了。

劉敦就命令無線電員拍電呼喚那遠留在海裏的小汽船。在寂靜中僅僅聽到我們的無線電拍點的聲音。

此時已決定要焚燬倉房了。當小汽船已奉命駛近岸邊時，放火的事情已完全準備妥當了。各偵探兵依次登上小汽船去。最後留在岸上的我們四人，待他們都已上船後，就把我們在倉庫裏堆成塔形的木板和匣子注上汽油，隨即將其點燃焚燒起來了。

當我們跳過重重岩石跑下岸去時，我們看見由門隙中間還只透出一種隱約的赤色的火舌。天色還黑暗，但已近黎明了。

小汽船寂然無聲地離開了海岸。當我們已沿着澎湃的海灣行了半小時的時候，才看見倉庫已經盡量燃燬起來。

我們沒有想到火勢竟會那樣兇猛。在海岸上聳立起一個巨大的火柱來，有時降下，有時升起。此外，還聽到從倉庫裏面發出一種強大的爆炸聲。顯然，德寇除在那裏堆有糧食而外，在地窖中還藏有軍火。那當然更好。讓他們更長久記憶着這個節日的前夜吧。

我們向自己的海岸駛行着。

當我們已下船登陸而經過城裏行進時，天已破曉了，我們雖已凍得非常厲害，但精神却很快。我們很好地迎接了節日，且有了可以用來表示紀念的東西。節日的前夜已告終結，各房屋門首飄揚着我們親愛的，自幼熟識的鐮刀斧頭的紅旗。

第三個副官

政治委員認爲，胆大者要此胆小者犧牲的稀少些。這是他的堅強信念。他很喜歡重複申述這個信念；當有人與他爭論時，他就生氣。

師裏的人們都愛戴他，同時又害怕他。他有其特別的訓練人們作戰的姿態。他是在行動中認識人材的。他把他所要認識的人帶到師部，帶到團部，一步也不放走，在一整天內同他到處走，自己要到什麼地方去，就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

他自己要去衝鋒時，就帶着這個人一齊去衝鋒。

如果一個人試驗及格，政治委員就在晚上再同他認識一次。

——貴姓？——他忽然用短促的嗓子問道。

於是，那位驚奇的指揮官又把自己的姓氏重說一遍。

——而我是科爾察夫，——政治委員伸着手去和那人握手說道。——是科爾察夫。我們一同走過，一同在戰場上伏臥過，現在是相識了。

自到師部以後第一個星期內，他就有兩個副官被打死了。

第一個副官由於胆怯，竟在嚴重時刻由戰壕裏鑽出來爬往後面去結果是被機關槍射死了。

晚上，政治委員回司令部時，漠不關心地由該副官屍首旁邊經過，甚至沒有看他一眼。

第二個副官是在衝鋒時被子彈打進胸膛受傷的。深秋的日光刺眼，天氣寒冷，空氣乾燥不堪。他躺在一個在衝鋒時爭得的戰壕裏，張口吸着空氣要水喝。可是，當時沒有水可喝。在前邊，在戰壕前土堆上以外，橫着有許多德寇屍首。在一個屍首旁邊丟着有一個行軍水瓶。

政治委員拿出望遠鏡來看了多時，似乎是要看清那瓶子是否有水。然後，他提起他那個半老的高大的身子勉強越過土堆以後，就以素日不慌不忙的步驟踏着曠野走去了。

不知何故，德寇竟未開槍。只當他已走近水瓶，將水瓶拾起並搖了一搖。將其挾在脅下轉回時，他們才開槍向他射擊。

他們直向着他的脊背射擊。一粒子彈落到了水瓶上。他於是用手指捏着破孔，兩手舉着水瓶向前走。

他跳進戰壕，很小心地——怕水漏出——把水瓶交給了一個戰士。

——拿去給他喝吧！

——而如果你走到那裏時，瓶子却是空的，那又怎樣辦呢？……——有一個人很感興趣地問道。

——那我回轉來，就會派你去找一個有水的瓶子！——政治委員帶着生氣的神情把那個發問的人打量了一眼說道。

政治委員時常做一些，一般說來不是師政治委員所必須做的事情。但他總是僅在事情已經作過以後，才想起這點來。那時，他就埋怨自己，也埋怨那些提醒他的人。

在這一次也是如此。他把水瓶拿來之後，再沒到副官跟前去過，而在戰場上觀起陣來時，似乎已完全把他忘記了。

經過十五分鐘的光景，他忽然而營長喊道：

——喂，已送到醫院去了麼？

——政治委員同志！此刻不能送，要等到天黑時才能送。

——等到天黑時他就會死掉了。——政治委員把身子一轉，認為話已說完了。

經過五分鐘後，就有兩個紅軍戰士在敵人炮火下，彎着背，踏着凸凹不平的曠野，把這位不能轉動的副官抬往後方去了。

這也許是未加索思的舉動，但當營長問『誰去抬』？的時候，那些親眼看見過政治委員如何跑去找水的人就說道：『我！』他們不能不這樣說，既看見那種情形，就不能不這樣說了。

政治委員很冷靜地看着他們如何行走。他無論對於自己所能遇到的危險或對於他人所能遇到的危險，都是用一樣的尺碼來丈量的。人們死於戰場上，這本來是由於戰爭之故。然而，勇敢的人總是死得稀少些。

紅軍戰士大胆走着，並沒有跌交，並沒有忘記他們所抬的是受傷的人，且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相信他們一定會走到的。

夜間，政治委員在往司令部的途中，順便到醫院去了一趟。

——怎樣，他已痊愈麼，你們已把他醫好了麼？他帶着自己素來着急的神情向外科醫生問道。他按自己的性情，以為在戰爭時所有一切事情都可以而且應當一樣很快作成：探報消息，上前衝鋒，醫治傷兵。

當外科醫生向他回答，說副官已因流血過多而死掉的時候，他就很驚奇地把眼一睜。

——你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麼？——他抓着外科醫生底佩帶把他拉到自己跟前低聲說道。——人們爲要把他救活，才在敵人炮火下面步行二公里，把他抬到這裏來，而你却說他已死掉。既然如此，又何必把他抬到這裏來呢？

至於除此而外，有人又曾在炮火下面爲他找水的事實，他是沒有提及的。這並不是因爲他謙遜，而不過是因爲他已經把這件事情忘記罷了。

外科醫生把肩一聳。

——再者，——政治委員看見外科醫生這樣動作，又補充說道，——要知道，他是一個很勇敢的後生，他是應當活下去的。是的，不錯，應當！——他很生氣地重復說道。——你的工作做得不好。

於是，政治委員也沒有向他告辭，就走到汽車上去了。汽車上的藍色燈光沿着柏樹的黑幹溜去。汽車向左邊轉一個灣，就隱藏不見了。

外科醫生站着目送了一會。政治委員當然說得不對。也許，按邏輯來推論，他剛才所說的話甚至是很荒唐的。然而，在他的語句中，在他那種氣憤而又悲哀的聲音中，畢竟含着一

種強有力的，富於說服性的成份，致使外科醫生暫且覺得胆大的人確實是不應當死的，而如

果他們終究不幸死掉，那就是因為他自己工作得不好。

——胡說！——他因企圖撇開這個奇怪的念頭，竟如此說出聲來。

但這個念頭卻沒有消失。他只覺得，眼前有兩個紅軍戰士抬着受傷的人，踏着一望無際的凸凹不平的曠野走着。

——米海依爾，里沃維契！——他忽然對自己那位走出階前吸煙的助手說道，似乎是說着一件早已決定的事情一樣，——明天早晨要再移兩個裹傷處連同醫生到前面些去：

政治委員直至天色黎明時才趕到司令部裏。窗外落着細雨雪粒。秋季的陰雨天氣開始了。政治委員今天的情緒不好，他叫來幾個人，對他們咕咕講了幾句多半帶責備意味的話以後，就馬上把他們派走了。但他並不是隨便這樣作的，而是有其打算和計較的。他愛使人們在氣憤中離別他，他以爲每個人無論何事都能作。因此，如果他罵某某人，那末從來也不是因爲此人能作什麼而沒有作出什麼。如果一個人作了很多事情，那末政治委員就會責備他，說他沒有作出更多的事情。當人們稍微生氣的時候，他們就會更好好思索一下，——這就是政治委員底深刻信念。政治委員愛說半節話，使人瞭解主要的意思，而其餘一切則由人自己去揣度吧。他正是用這種方法來使師裏的人們時刻都覺得他在身旁。他不能時刻都與每人會面。然而，他若與某人有一分鐘的會晤，他總盡力使此人想着他的指示，一直到下次會面時爲止。

清早就給他送來了關於昨日損失情形的報告。他閱覽報告時，又回憶起那位外科醫生來了。當然，對這位富有經驗的老醫生說其工作得不好，這在自己方面未免有些失禮，但這也沒有什麼要緊：由他去思索一下吧，也許他會因生氣而想出某種良好的辦法來。他並不反悔已說的話。最可悲的，是副官之死。但他沒有讓自己去長久追憶這件事情。不然，在幾個月戰爭中就會要追憶太多的人了，待將來，在戰爭結束後，當意外的死亡已成爲不幸事故或偶然現象的時候再去追憶吧。而此刻死亡總是出乎意外的。現時，另一種死亡是根本沒有的，已經是習慣於這種情形的時候了。然而，大概是因爲他雖然如此想着，畢竟不免感覺悲傷，所以他才特別乾澀地向參謀長說，他的副官犧牲了，需要找一個新的。

第三個副官是一個身材短小，頭髮淡黃和眼睛淺藍的少年，是剛由學校畢業而初次到前線上來的。

當他們相識的第一天，他就隨從政治委員沿着秋後冰凍的田野走向營部去過，在這個田野上時常有榴雷爆裂，但他一步也沒有落在政治委員後面。他緊緊靠近着政治委員走，因爲他認爲這是副官底職責，同時又因爲他覺得這個身材魁梧且脚步從容的人是不可傷害的。他覺得，如果完全靠近着此人行走，就不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

當榴雷已開始爆裂得特別多，已可顯然看出德寇正是朝着他們投射時，政治委員與副官才問或臥下。

當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臥下時，當附近爆炸的烏煙還未消散時，政治委員已經站起來向前

——前進，前進，——他怒氣沖沖地說道，——我們在這裏等着幹什麼。

他們已經快走到戰壕裏時，向他們射來了兩個夾攻的砲雷。一個爆裂在前面，另一個爆裂在後面。

政治委員站起來把身上的塵土拍了一拍。

——你看，——他一面走着，一面指着後面的炸坑說道，——如果我兩腿怯長縮而徘徊等待，那它就會恰巧落在我們身上了。無論何時都要趕快往前進，——那就永遠也不會上當了。

——唔，如果我們走得更快，那就：——副官沒有說完，就把頭朝他們前面的那個炸坑一點。

——胡說，——政治委員說道。——他們是朝我們投射的，却射得向前偏差。如果我們已經走到那個地方，那他們就會朝那裏投射，又會射得向前偏差。

副官不自禁地微笑了：政治委員當然是在開玩笑！但他忽然看見政治委員底臉色十分莊重：他原來是帶着完全確信的神情說的。於是對於此人的信仰，這種在戰爭時往往忽然發生而永久留下的信仰就充滿了副官底心。在最後一百步內，他已與政治委員完全緊靠着走，肩並肩地走了；此時他已完全知道，無論是此人自己或與之同行的人，都是不可傷害的。

他們初次的相識，就是如此。

已過了一個月。南方的道路時而冰凍，時而泥濘不堪，無法通行。葡萄園中未收穫的葡

帶，已在腐爛了。在空閒的田地上滿眼都是戰壕。

據說在後方某處已在訓練軍團來實行反攻，但此刻這個人員不足的師團仍然進行着流血的防禦戰。

暗黑的秋夜。政治委員坐在一間土屋裏的火爐近旁，烘着自己那雙被泥水打濕的皮鞋。今天早晨，師長受了重傷，大概是受了致命的重傷。參謀長把自己那隻用黑手帕綁着的受過傷的手放在桌子上，用指頭輕輕地敲着桌子。他所能作的事情是使他很得意的：手指又開始聽從他使用了。

——好吧，你真是一位固執己見的人，——他又繼續着自己大概是被打斷的話說道。——就算郝洛吉林是因為胆怯被打死的罷，但我們的師長却曾是一位很勇敢的人哩，你以為如何呢？

——不要說「曾是」，而要說「是」，因為他是一定會活下去的。——政治委員如此說道，並依其素來的習慣把身子一轉，認為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但是參謀長拉着他袖子，並為免使第三者聽到他的悲傷話語而低聲說道：

——啊，他是一定會活下去的。但米羅諾夫不是沒有活下去麼，扎沃得其科夫不是沒有活下去麼，加福里連科不是也沒有活下去麼。他們都死掉了，而他們豈不都是勇敢的人麼。這與你的理論怎能相符呢？

41
——我沒有什麼理論，——政治委員很嚴厲地說道。——我僅僅知道在同樣的情況下，

勇敢的人總比懦怯的人犧牲的稀少些。而如果你時時刻刻說着那些雖然爲人勇敢，但畢竟死掉的人們底名字，那就是因爲當怯懦的人死掉時，還未及蓋棺入墓，就已被人忘記，而當勇敢的人死掉時，人們都加以追憶，加以口傳筆述。我們所記憶着的只是勇敢的人底名字。不過如此而已。如果你偏要說這是我的理論，那就隨你的便了。一個理論能幫助人們不怕什麼危險，那就是好的理論。而其餘一切理論，都是壞的。同時，這個理論也幫助我自己不害怕什麼危險哩，——政治委員忽然笑了。——沒有旁人在此，老實說吧，有時候，就連你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可怕哩。

副官走進土屋裏了。他的臉色在這一月以來曬黑了，眼睛也現得疲乏了。但在其他各方面，他仍然是如政治委員初次看見他的時候那樣的一個小孩子。他向政治委員立正報告說他才從半島回來，在那裏秩序井然，只是連長保立阿克夫。尉受傷

——誰代替他呢？——政治委員問道。

——第三排的瓦西里也夫中尉。

——而誰在第三排充任排長呢？

——有一位上等兵。

政治委員沉思了片刻。

——你凍得很厲害麼？——他向副官問道。

——老實說，凍得很厲害。

——你喝吧，——政治委員從茶壺內給他的了半杯白酒，而副官沒有把大衣脫下，只匆忙把他解開一下，就一口氣把半杯白酒喝乾了。

——現在，你回轉去吧，——政治委員說道。——我很焦心，你懂得麼？你應當時刻都在半島上代我視察一切。走吧！

副官站起來了。他非常遲慢地扣着大衣，顯然是想再溫暖溫暖一分鐘。但當他已把大衣扣好以後，就不再遲延了。把身子低低地一彎——以免碰到閘額——就一溜煙走出去了。房門也撲通一聽關上了。

——真是一個好後生，——政治委員且送着他時說道，——我所相信的就是這樣的人，他們是不會遭遇什麼意外的。我相信他們會安全無恙，而他們也相信我會安全無恙。而這是最主要的。上校，你以為對麼？

參謀長又用指頭慢慢地敲着桌子。他自己是一個勇敢的人，但他不愛用任何理論來解釋自己或他人的勇氣。但此刻他覺得政治委員說得有理。

——是的，——他說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人會死掉。我始終認為，一定有另外某個人來代替死者，而且也不比死者壞些，所以我相信我們一定會獲得勝利，因為既然確實如此，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

木柴在火爐燃得吱吱喳喳地響着。政治委員睡着了，他的臉倒在桌子上的大地圖上面，兩手大大伸開，好像是想把畫在地圖上的那一大塊被敵人踐踏的地面都全部奪回一樣。

清晨，政治委員親自往半島去了。他是乘着一隻破舊的小划子由海灣渡往那裏去的。北風刮着，雪白的浪花把船底沖打得嘩啦嘩啦地響着。

後來，他是不喜歡回憶這一天的。德寇夜間忽然在半島上登陸，打前鋒的第三排在殘酷戰鬥中全遭犧牲，竟未剩下一人。

政治委員竟須整日從事於一些其實並非師政治委員所必須幹的工作。他早晨把手下所有的人都集合起來，率領他們一共衝鋒三次。在蒙有一層初霜的，踏起來吱吱嘎嘎響着的沙地上，炸出了許多的深坑，灑遍了鮮血。德寇陣亡的陣亡，被俘的被俘。企圖浮至對岸的，也都在半途淹死了。

政治委員把一枝已經用不着的，刺刀上鮮血淋淋的步槍交給一個人以後，就在半島上巡視了一遍。關於該夜在此地發生的種種事情，只有死人才會告訴他。死人也能說話。在德寇屍體之間躺着的第三排陣亡的紅軍戰士。其中有一部分人遍身刺傷，在手裏還緊握着已被打壞的步槍躺在戰壕裏。另一部分人是未能堅持到底的怯夫，他們橫臥在曠野中，橫臥在冷硬的荒原上。他們是在逃跑時中彈斃命的。他們倒在這裏，兩手伸開，面向東方，背向敵人。政治委員慢慢巡視着沈悶的戰場，觀察各個死者底姿態，觀察他們靜止的面貌。在他看來，這些人就在死後也同樣分成爲勇士與怯夫。他按每一個死者底姿態而猜度出此人在自己生命最後一分鐘內的行爲。就連死神也不能使他對死的怯夫諒解。即令怯夫已經死去，他也不能予以寬恕。如有可能，他是會把勇士與怯夫分別葬埋的。讓他們死後也如同生是一樣彼此分開吧。

政治委員帶着很緊張的神情觀看各個死者底面孔，以便找到他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不會逃跑，也不致於被俘虜，而應當在此地犧牲者中間。

最後，政治委員在後邊，在距人們曾在那裏撕殺殞命的戰壕很遠的地方找着他。副官仰臥着，一隻手很不自然地灣在背後，另一隻手伸直緊緊握着手槍，在胸前褂子上面蓋着一層乾血。政治委員在他跟前站着看了多時，然後把一位站在近旁的指揮官叫到身邊，令他解開副官底褂子，看看是槍傷還是刀傷。

政治委員本想親自看一看，但因右手在衝鋒時被手榴彈碎片擊傷，直垂於身旁不能舉動。他氣憤填胸地向自己身上那件剪破到衣領為止的褂子，向那一條血淋淋的匆忙纏在手上的繃帶看了一眼。使他氣憤的，與其說是傷和痛，不如說是他受傷的事實，——而他是全師的人都認為不可傷害的，人們是因為相信他不可傷害，才更痛快更大胆跑去作戰的。這個傷真是受得不合時節，必須把他趕快醫好，把它趕快忘掉才是。

那個指揮官在副官跟前把身子一彎，將其褂子和襯衣解開了。

——是刀傷，——他抬起頭來向政治委員說道，隨後又低下頭，緊貼着那靜臥在地上的副官身體聽了整整一分鐘之久。

他站起來時，現出驚異的神情。

——還有氣哩，——他說道。

——還有氣麼？

政治委員毫不表示感動，因為他還不知道是否需要為這位原來未死的副官感動。這副官倒在此地，倒在這遠離戰壕的後邊，大概是曾想逃跑了。可是，不然，畢竟不會如此。因為

他是很少認錯人的。

——叫兩個人來，——他忽然很嚴厲地命令道。——趕快抬到裏傷處去。也許還可救活哩。

然後，他把身子一轉，就沿着戰場向前走去了。

可否救活呢？這個問題在他腦海中又與另一個問題糾纏起來：此人在戰鬥中的行為究竟怎樣，爲什麼竟倒在其他一切人們後面，竟倒在曠野中呢？同時，兩個問題又自然連成一個：如果一切都好，如果此人行爲勇敢——那就會活下去的，一定會活下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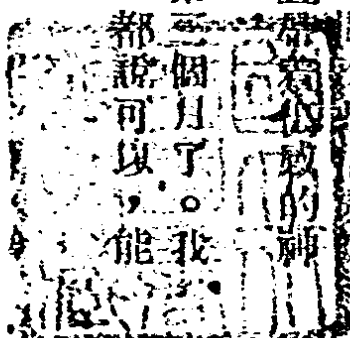
也許正是因此，所以經過一月以後，當這位面貌枯瘦，但頭髮仍然淡黃，眼睛仍然淺藍，仍然如小孩一樣活潑的副官由傷兵醫院來到師部時，政治委員對他未來一問，而僅僅默然伸出未傷的左手與他握手。

——我當時並未趕至第三排哩，——副官開口講了幾句問好的話以後說道，——是在渡海灣時就誤了，當已只距一百步時……

——我知道，——政治委員打斷他的話頭說，——我全知道，你不用解釋吧。我知道你是好漢，我很高興你已痊愈了。

政治委員帶着很羨慕的神情，把這個在受致命重傷以後，只經過一個月時間又是活潑健康如舊的小孩子看了一眼，然後就點頭指着自已至今還用繃帶纏着的右手，且帶着似笑的神情說道：

——我同上校已不如當年了。我醫到第二月還沒有醫好。而上校已醫到第三個月了。我們兩個人就用兩隻手指揮本師。他用右手，我用左手。不過也沒有多大關係，都說可以，能行哩……



f 7
10-11-40
-17

106-4

Симонов По дорогам на Петсамо,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